

日本本格派推理大师·当前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家

Murder Case

迷宫馆的诱惑

[日] 绫辻行人 推理小说集 ③

赵宜民 译



珠海出版社

赵宜民 译

迷宫馆的诱惑

[日] 绫辻行人 推理小说集 ③

珠 海 出 版 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 19-2003-3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宫馆的诱惑/(日) 绫辻行人著; 赵宜民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4.4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ISBN 7-80689-197-8

I. 迷... II. ①绫...②赵...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237 号

《迷路馆の殺人》

©绫辻行人 198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Beijing, China.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迷宫馆的诱惑 Migong Guan De Youhuo

©绫辻行人 著 赵宜民 译

终审: 潘自强

策划: 潘杜鹃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海啸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2

邮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2

地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印制: 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80689-197-8/I·482

E-mail: zhchs@zhchs.com

网址: www.zhchs.com

定价: 15.00 元

主要出场人物

官垣叶太郎	推理小说界的元老,迷宫馆的主人(60岁)
清村淳一	推理小说作家(30岁)
须崎昌辅	推理小说作家(41岁)
舟丘圆香	推理小说作家(30岁)
林宏也	推理小说作家(27岁)
鲛岛智生	评论家(38岁)
宇多山英幸	编辑(40岁)
井野满男	官垣的秘书(36岁)
角松富美	保姆(63岁)
岛田洁	推理小说爱好者(37岁)

(括号内的数字是1987年4月当时的实足年龄)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应邀去迷宫馆 / 10
第二章 写作比赛 / 37
第三章 当天夜晚 / 56
第四章 第一篇作品 / 82
第五章 砍头的逻辑 / 104
第六章 第二篇作品 / 126
第七章 第三篇作品 / 149
第八章 第四篇作品 / 160
第九章 讨 论 / 176
第十章 通往暗道的门被打开 / 204
第十一章 解开疑团的钥匙 / 217
尾 声 / 234
后 记 / 237

序 言

“真是久违了!”宇多山英幸在沙发上坐下后说,“哎呀,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我就放心了!”

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艰难地蠕动着干涩的嘴唇说:

“我真的显得那么精神吗?”

金丝眼镜里边的小眼睛在无力地眨着。

“我已经久违‘精神’这个词啦。我想,你很清楚我为什么变卖东京的家产搬到这里来。”

“这个……哎……”

不经意地向后梳拢着的漂亮的满头白发,充满智慧的方额头,长长的脸颊和尖尖的下巴,微微隆起的鼻梁……这就是眼前的这位老绅士宫垣叶太郎。在宇多山看来,这一点和他去年春天见到他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他的脸色确实不太好。感觉脸颊和去年相比显得更瘦削,眼窝深陷,已没有以往的那种犀利的眼神。

“身体状况不太好”这已成为近两三年来宫垣的口头禅。每次宇多山见到他时都能听到他的这类话。然而,尽管这样,他却很讨厌医生,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听。

“看来，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大好啊。”宇多山表情严肃地说。

宫垣面部的肌肉微微抽动着，淡淡地说：

“简直是差极了。”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接着说：

“我已经认了。生老病死，人皆然之。我年轻时曾说过‘我不想活那么大的年纪，倒是死在别人前边才显得优美’这样的豪言壮语，如今到了这把年纪，就更不能反悔。我压根就不想破什么长寿记录。”

宇多山笑着附和说：“是啊。”但他内心当时不由得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他感到宫垣话中的那种近似自嘲的情绪比过去似乎更加严重。

作为东京著名出版社“稀谭社”责任编辑的宇多山，既是侦探小说作家宫垣叶太郎作品的热心爱好者，又是他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宫垣叶太郎出道是在1948年，那年他21岁，当时正处于战后侦探小说的复兴期。长篇小说《冥思中的诗人之家》是他的处女作。他的这部作品甚至让当时的一位文学泰斗赞叹说，“这是一部有深度、具挑战性的佳作，简直不敢相信竟出自一个20出头的新人之手。”

自那以后，宫垣一直坚持每一两年发表一部小说。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父亲是个大资本家，他用不着“为了生活”而写作。但这也促使他不断写出佳作来，一时间他的作品几乎席卷了日本整个推理小说界。他从“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夹缝中突围出来，构筑出了他独特的地位。

尤其是十年前他50岁那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华丽的没

落》，堪称是宫垣侦探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人们盛赞说，他的作品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金字塔，可与《黑死馆杀人事件》的作者小栗虫太郎、《黑暗的仓库》的作者梦野久作和《废墟上的供品》的作者中井英夫三大巨匠齐名。

宇多山常想，宫垣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推理小说界的无处不在的大家。人们从来不认为他是受大众支持的所谓的“流行作家”，但很少有像他那样超越流行时代，拥有狂热“追随者”的推理作家。

他那独特的显得有些卖弄学问式的作品世界、格调高雅的文体和具有深度的人物形象，甚至还受到纯文学作家的赞赏。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推理”，从不离开“推理”半步。宇多山特别喜欢他这种近似孩童的固执劲。

宫垣常说：“正因为是推理，所以更要把作品写得合情合理。”

他热爱侦探小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几乎达到了固执的程度。从他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昔日江户川乱步的影子。《华丽的没落》发表后，他致力于自己主办的推理小说专业杂志《奇想》的编辑工作，同时把精力放到了发掘新人上。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处理掉他的大本营——东京的房产，移居到了他父亲的故乡丹后。那是去年4月的事了。

离开东京前，他曾对宇多山说：

“对于上了年纪的我来说，这个城市太吵闹了。人和信息太多。归隐故里，静度余生，现在正当其时啊。”

他还宣布，《奇想》都委托给了其他人，他已经不想写小说了。哪怕是小短文也不要找他写了。

这对于宇多山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因为，在杂志编辑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刚刚好不容易才回到他盼望已久的文艺出版部门。他正要说服这个大家写一部长篇小说。恰在这时，宫垣却要投笔归隐。

“你来看我可以，工作的事免谈。”

前天在电话里和他约时间时，宫垣也没忘记把这句话讲在前面。

“随笔什么的也恕难从命。这一点我去年离开东京时不是已经再三强调过了吗？”

和其他类似的人一样，在私生活方面宫垣相当固执和乖戾。尤其是停止发表长篇小说后的这几年，他显得异常固执，甚至让交往多年的编辑也摸不着头脑。宇多山想，也许是由于失去创作的活力，他自身感到焦急不安吧。

宇多山在电话里小心谨慎地说：

“好的。我知道了。”

他不想破坏对方的情绪。

“这次不谈工作，就是好久不见您了，想去看望看望您。而且正好赶上新年回家，顺便去一下。”

“噢！我想起来了。你老家是宫津吧？”

宇多山的老家是京都府宫津市。继承了家产的哥哥在靠近著名风景区天之桥立的地方开了家旅馆。他每年的盂兰盆节或春节至少要回老家一趟。从他老家宫津市再往丹后半岛里面走一段路，就是宫垣现在居住的 T××。

他从哥哥那里借来一辆车，把一起回老家的妻子留在家里，只身一人开车去宫垣现在的家。宇多山担心冬天的山路不安全，因此选择了沿海边的国道，绕了一大圈，路程不到两个

小时。地上到处是雪，所幸路况不错。

宫垣现在的住宅名叫“迷宫馆”，是十多年前宫垣在这里建的别墅。当初，宫垣的确是把它作为别墅使用的。有一段时间，每到盛夏，他都会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当时，宇多山曾多次应邀来这里做客。这座建筑物果然不虚此名，走廊千回百转，有如迷宫一般，十分奇妙。初次来时怎么也找不到路。每当这时，宫垣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开心地观察吃惊的来客作何反应。

面无表情的女佣送来了红茶。宇多山边往红茶里加糖，边故作不经心地问宫垣说：

“老师，您真的不想再执笔了？”

虽然在电话里他已经答应不谈工作，但出于编辑的职业本能，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这位“无处不在的大家”能再次拿起笔来。

“哼！你到底还是为这件事来的。”

他原以为宫垣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看上去并不十分生气。他皱了一下眉头，从桌子上的雪茄烟盒里拿起一支雪茄叼在嘴上。

“您的年纪还远没到折笔的时候么。即使单单为了给近来不景气的推理文坛打气，您也无论如何……”

“不要再说这些强人所难的话！”

说着，宫垣点着了嘴上的雪茄。

“我已经写不下去了！”

“这怎么可能呢！先生您还……”

“你太抬举我了。那个叫班塔印的人说得对。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六部以上的优秀侦探小说。你知道我近40年来究竟写

宫垣闭上眼睛。烟把他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嗽完后，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手里的雪茄说：

“去年春天，我已在自己心里告别了过去。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写至少能让我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时至今日，当时的那种心情丝毫没有改变。”

“可是，老师，我觉得您是否过于低估自己了呢？”

“你也这么啰唆！我原本就是一个意志很软弱的人。例如，哎！宇多山君，我少年时代曾有过强烈的杀人愿望，想亲手杀个人瞧瞧，可结果到现在也没能实现。我写杀人的故事写了几十年，也许是所谓的代偿行为吧！”

说罢，他使劲掐灭并未抽几口的雪茄，眼睛直盯着宇多山看。宇多山刚要开口，他马上打断宇多山：

“啊，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的确……嗯，我是变软弱了。要说，侦探小说就是我的生命，能写的话我想一直写下去。不过，我不想在这里写一些无聊的东西坏我宫垣叶太郎的名声。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既然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折笔不写好。”

“是啊……”

在这一点上，宇多山的心情很复杂。假如能在这里拿到宫垣的稿件，那么这就是他作为编辑的一大功劳。但是，如果真像宫垣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没有能力写出名副其实的宫垣风格的作品的话，那么，首先这是对他这个宫垣推理小说崇拜者最直接的背叛。

“你不要那么左右想不开。”

宫垣刚才那种严厉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迷宫馆的诱惑

“你还不知道我吗？也许过一段时间心情会发生变化。这不，眼下我正在秘密构思一件事情。到时候一定会跟你打招呼的。”

听到这话，宇多山不由得提高了嗓门问道：

“您的意思莫非是说正在为一部新作打腹稿？”

“你真是个讲实惠的人啊！”

宫垣苦笑了一下，伸手端起桌上的红茶说：

“不谈这个了。宇多山君，当初可不是这样约定的呀。”

听到这话，宇多山倒不好意思起来。他躲开宫垣的视线，装做若无其事地巡视起房间里的布局来。房间呈正方形，地面上铺着象牙色的地毯。墙壁是凝重的砖色。中间是他现在正坐着的一套古色古香的沙发。宫垣把它叫做弥诺陶洛斯厅。

房间的最里边靠墙摆放着餐具柜。柜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很精美的长着两只大角的水牛头。大概为了和这个房间的名字相协调吧。弥诺陶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的怪物。传说它住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迷宫里。这个用怪物命名的房间位于迷宫馆的最深处。

黑色水牛头上镶的玻璃眼球在房间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仿佛是活的一样，透出对冒失的来访者的敌意，使宇多山感到有些压抑。

“噢！我想起来了，”宫垣说，“还没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告诉你一下吧。”

“哎？哎……”

“你怎么了？一脸的惊恐。”

宇多山不好意思说是因为墙壁上的水牛眼睛吓人，就含混地摇摇头。

宫垣那白色的眉毛又拧到了一起。宇多山也知道宫垣讨厌孩子，但不这样说，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拒绝的借口。

宇多山郑重地低下头道歉说：

“实在抱歉，请您原谅。”

而宫垣则一本正经地说：

“没关系。”

说着又点上一支烟。但抽了两三口后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只好把烟掐灭。

两个人又闲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宇多山起身告辞。

宇多山不清楚眼前这个作家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但他清楚，这位作家内心深处还有创作的热情。可以说这是他此行的一个收获。

但，宇多山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他和活着的宫垣的最后的交谈。

第一章 应邀去迷宫馆

1

“到底是春天了。海水的颜色和我春节回来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桂子大声说。

宇多山面带笑容。他很欣赏妻子这种无忧无虑、带有孩子气的口气。她比宇多山小七岁。不过，毕竟今年也 33 岁了。

他顺着妻子的视线看了一眼右边宽阔的若狭湾。

的确和三个月前看到的大海大不相同。太阳的颜色不同，微微晃动着的海水的蓝色不同，浪花的白色也不同。

“不过，我还是喜欢冬天的日本海，颜色虽然暗一些，但使人感到有一种深度。宇多山，你觉得如何？”

结婚已经四年了，但桂子仍然叫自己的丈夫“宇多山”。宇多山心想，大概到了夏天，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妻子就不会这样称呼自己了。他在考虑如何回答妻子的问话。

“提起冬天的大海，我首先想到的是可怕。我堂哥就是在

我上小学时掉进大海里淹死的。说是去海里钓鱼，可转眼之间就被大海吞没了。”

“噢，记得你曾经说过。”

“好像是说过。”

4月1日是星期三。这天下午，宇多山带着妻子桂子前往宫垣叶太郎的迷宫馆。

和年初一样，还是走沿海边的178号国道。这次也是开从哥哥那里借来的汽车。

正好两周前他接到宫垣叶太郎的秘书井野满男寄来的信。信中邀请他参加宫垣叶太郎60大寿的生日聚会。

请柬上说，定于4月1日下午4点在迷宫馆举行生日聚会，晚上住宿计划安排在迷宫馆，请他出席；具体事宜请他与井野联系。

关于生日聚会的事，春节见宫垣时，宇多山曾亲耳听他说过。因此，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作了调整。何况邀请函中还动员宇多山携夫人一同前往，因此宇多山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宫垣在东京时，宇多山曾向他引见过自己的妻子桂子。因此，桂子对宫垣并不陌生。而且，桂子目前处在怀孕的稳定期。

惟一让宇多山放心不下的是参加生日聚会的人数。

虽然宫垣说过人数不多，但他还是觉得要是人数太多，带桂子去就不太合适。虽然桂子性格并不怎么内向，但她多少有些怕见生人。何况目前桂子身体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生人过多对她是不利的。

不过，当宇多山和平时住在东京的井野满男通过电话后，

他的顾虑差不多全打消了。因为，宫垣的秘书井野满男告诉他说，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参加者计划是八人。而且，这些人桂子差不多全都认识。

“哎！还有多远呀？”

大概是看够了车窗外面的景色，桂子打了个哈欠问宇多山。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丹后半岛的顶端——经之岬了。”

“宫垣先生住的这地方也太偏僻了。虽说上了点年纪，但也不至于离开东京来这么个地方，我实在是理解不了。”

“这里是他的父亲的家乡。”

“那也不至于这样，”桂子还是感到难以理解地说，“他就不感到寂寞吗？”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喜欢寂寞’。”

“他独身了一辈子，又不喜欢孩子，真是个怪人。”

“他是有点怪，但并不是个坏人。”

“这我懂。他住在东京时，我也曾去过几次，每次他都笑嘻嘻地跟我说话。”

“那是因为他好像很喜欢你呀。”

桂子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是吗？”

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他就不感到寂寞吗？”

停了一下，桂子又说：

“不过，先生年轻时很风流啊。”

“好像是是的。”

宇多山想起过去曾多次听到过关于宫垣的风流韵事。